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

且說艾虎下船之後，一路上想起：「蔣爺在悅來店救了自己，蒙他一番好意，帶我上臥虎溝，不想竟自落水，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。」不由的悽慘落淚。正在哭啼，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，綽號翻江鼠，焉有淹死的呢。想到此，又不禁大樂起來。走着，走着，又轉想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俗語說的好，『慣騎馬的慣跌跤，河裡淹死是會水的』。焉知他不是藝高人膽大，陰溝裡會翻船，也是有的。可憐一世英名，卻在此處傾生。」想到此，不由的又痛哭起來。哭了多時，忽又想起那雙鞋來，別是真個的下水摸魚去了呢？若果如此，還有相逢之日。想到此，不禁又狂笑起來。他哭一陣，笑一陣。旁人看著皆以為他有瘋魔之症，遠遠的躲開，誰敢招惹於他。艾虎此時千端萬緒，縈繞於心，竟自忘饑，因此過了宿頭。看看天色已晚，方覺饑餓，欲覓飯食，無處可求。忽見燈光一閃，急忙奔到臨近一看，原來是個窩鋪，見有二人對面而坐，並聽有豁拳之聲。他卻趕到跟前。一人剛叫了個「八馬」，艾虎也把手一伸道：「三元。」誰知豁拳的卻是兩個漁人，猛見艾虎進來，不分青紅皂白硬要豁拳，便發話道：「你這後生，好生無理！我們在此飲酒作樂，你如何前來混攪？」艾虎道：「實不相瞞：俺是行路的，只因過了宿頭，一時肚中饑餓，沒奈何將就將就，留下相與吧。」說著話，他就要端酒碗。那漁人忙攔道：「你要吃食，也等我們吃剩下了，方好周濟於你。」艾虎道：「俺又不是乞兒化子，如何要你周濟。俺有銀兩，買你幾碗酒。你可肯賣麼？」漁人道：「俺這裡又不是酒市。你要買，前途買去，我這裡是不賣的。」說罷，二人又腦袋摘巾兒豁起拳來。一人剛叫了個「對手」，艾虎又伸一拳道：「元寶。」二漁人大怒道：「你這小廝好生慳吝！說過不賣，你卻歪廝纏則甚？」艾虎道：「不賣，俺就要搶了。」漁人冷笑道：「你說別的了罷了。你說要搶，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出了窩棚，揸拳掠袖道：「小廝，你搶個樣兒我看！」艾虎將包袱放下，笑哈哈的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俺先與你說明。俺要輸了，任憑你等；俺若贏了，不消說了，不但酒要夠，還要管俺一飽。」那漁人也不答應，揚手就是一拳。艾虎也不躲閃，將手接住，往旁邊一領，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地。這漁人一見，氣忿忿的道：「好小廝竟敢動手！」抽後就是一腳。艾虎回身將腳後跟往上一托，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。二人爬起來，一擁齊上。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，二人復又跌倒。一連三次，漁人知道不是對手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艾虎見他等去了，進了窩棚，先端起一碗酒飲乾。又要端那碗酒時，方看見中間大盤內是一尾鮮串鯉魚，剛吃了不多，滿心歡喜。又飲了這碗酒，也不用箸著，抓了一塊魚放在口內。又拿起酒瓶來斟酒。一碗酒，一塊魚，霎時間杯盤狼藉。正吃的高興，酒卻沒了。他便端起大盤來，囫圇吞的連湯都喝了。雖未盡興，也可搪饑。回首見有現成的魚網將手擦抹了擦抹。站起身來剛要走時，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。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個大酒葫蘆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摘將下來。復又回身就燈一看，卻是個錫蓋。艾虎不知是轉螺螄的，左打不開，右打不開，一時性起，用力一掰，將葫蘆嘴撇下來。他就嘴對嘴勻了四五氣飲乾，一鬆手拍叉的一聲，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，砸了個粉碎。艾虎也不管他，提了包裹，出了窩鋪，也不管東西南北，信步行去。誰知冷酒後犯，一來是吃的空心酒，二來吃的太急，又著風兒一吹，不覺的酒湧上來。晃裡晃蕩，才走了二三里的路，再也掙扎不來。見路旁有個破亭子，也不顧塵垢，將包袱放下，做了枕頭，放倒身軀，呼嚕嚕酣睡如雷，真是「一覺放開心地穩，不知日出已多時」。

正在睡濃之際，覺得身上一陣亂響，似乎有些疼痛。慢閃二目，天已大亮，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，將自己圍繞，猛然省悟，暗道：「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。」再一回想：「原是自己的不是，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事了。」誰知這些人俱是魚行生理，因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，他倆便知會了眾漁人各各擊木棍奔了窩棚而來。大家看時，不獨魚酒皆無，而且葫蘆碎了，盤子碎了，一個個氣沖兩脅，分頭去趕。只顧奔了大路，那知小俠醉後混走，倒岔在小路去了。眾人追了多時不見蹤影，俱說：「便宜他！」只得大家分散了。

誰知有從小路回家的，走到破亭子，忽聽呼聲振耳。此時天已黎明，看不真切，似乎是個年幼之人，急忙令人看守，復又知會就近的，湊了五六個人。其中便有窩棚中的漁人，看了道：「就是他。」眾人就要動手。有個年老的道：「眾位不要混打，惟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，不大穩便。須要將他肉厚處打，只是戒他下次就是了。」因此一陣亂響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棒磕棒。打了幾下，見艾虎不動。大家猶疑，恐怕傷了性命。

那知艾虎故意的不語，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。遲了半天，見他們不打了，方睜開眼道：「你們為什麼不打了？」一翻身爬起，提了包裹，擲了擲塵垢，拱了拱手，道：「請了，請了。」眾人圍繞著，那裡肯放。艾虎道：「你們為何攔我？」眾人道：「你搶了我們的魚酒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艾虎道：「你們不打我嗎？打幾下子出了氣，也就是了。還要怎麼？」漁人道：「你掰了我的葫蘆，砸了我的大盤，好好的還我。不然，想走不能。」艾虎道：「原來壞了你的葫蘆盤子。不要緊，俺給你銀另買一分吧。」漁人道：「只要我的原舊東西，要銀子作什麼？」艾虎道：「這就難了。人有生死，物有毀壞。業已破了，還能整的上麼？你不要銀子，莫若再打幾下，與你那東西報報仇，也就完了事了。」說罷，放下包裹，復又躺在地下，鬧頑皮子，鬧的眾人生氣不是，要笑不是，再打也不是。年老的道：「真這後生實在嘔人。他倒鬧起頑皮來了。」漁人道：「他竟敢鬧頑皮。我把他打死，給他抵命。」年老的道：「休出此言。難道我們眾人瞅著你在此害人不成？」

正說間，只見那邊來了個少年的書生，向著眾人道：「列位請了。不知此人犯了何罪，你等俱要打他？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吧。」說罷，就是一揖。眾人見是個斯文相公，連忙還禮，道：「叵耐這廝饒搶了嘴吃，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，實實可惡。既是相公給他討情，我們認個晦氣罷了。」說罷，大家散去。

年少後生見眾人散去，再看時，見他用袖子遮了面，仍然躺著不肯起來，向前將袖子一拉。艾虎此時臊的滿面通紅，無可搭訕，嘖嘖的一聲，大笑不止。書生道：「不要發笑。端的為何？有話起來講。」艾虎無奈站起，擲去塵垢，向前一揖，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實在是俺的不是。」便將搶酒吃魚，以及毀壞傢伙的話，毫無粉飾，和盤托出，說罷，又大笑不止。書生聽了，暗暗道：「聽他之言，倒是個率直豪爽之人。」又看了看他的相貌，滿面英風，氣度不凡，不由的傾心羨慕，問道：「請問尊兄貴姓？」艾虎道：「小弟姓艾名虎。尊兄貴姓？」那書生道：「小弟施俊。」艾虎道：「原來是施相公。俺這不堪的形景，休要見笑。」施俊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』焉有見笑之理。」艾虎聽了「皆兄弟也」，以「皆」字當作「結」字，答道：「俺乃粗鄙之人，焉敢與斯文貴客結為兄弟。既蒙不棄，俺就拜你為兄。」施俊聽了甚喜，知他是錯會了，以為他梗直可交，便問：「尊兄青春幾何？」艾虎道：「小弟今年□六歲了。哥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」施俊道：「比你長一歲，今年□七歲了。」艾虎道：「俺說是兄長，果然不差。如此，哥哥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說罷，爬在地下就磕頭。施俊連忙還禮。二人彼此攙扶。

小俠提了包裹，施俊一伸手攜了艾虎，離了破亭，竟奔樹林而來。早見一小童拉定兩匹馬在那裡瞭望。施俊來到小童跟前，喚道：「錦箋過來，見過你二爺。」小童錦箋先見二人說話，後來又見二人對磕頭，心中早就納悶。如今聽見相公如此說，不敢怠慢，上前跪倒，道：「小人錦箋與二爺叩頭。」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頭，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，今見錦箋如此，喜出望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連忙說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！」回身在兜肚內掏出兩個銀子，遞與錦箋道：「拿去買果子吃。」錦箋卻不敢受，兩眼瞅著施俊。施俊道：「二爺既賞你，你收了就是。」錦箋接過，復又叩頭謝賞。艾虎心中暗道：「為何他又叩頭？哦，是了。想是不夠用的，還合我再討些回手。」又向兜肚內要掏。（艾虎當初也是館童，皆因在霸王莊上並沒受過這些排場禮節，所以不懂，並非前後文不對。）施俊道：「二弟賞他一錠足矣，何必賞他許多呢。請問二弟，意欲何往？」一句話方把艾虎岔開，答道：「小道要上臥虎溝，尋我師父與義父。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？」施俊道：「愚兄要上襄陰縣金伯父那裡，一來看文章，二來就在那裡用功。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，如何是好？」艾虎道：「既然彼此有事，莫若各奔前程。後會有期。兄長請乘騎，待小弟送你一程。」施俊

道：「賢弟不要遠進。我是騎馬，你是步下，如何趕的上？不如就此拜別了吧。」說罷，二人彼此又對拜了。錦箋拉過馬來，施俊謙讓多時，扳鞍上馬。錦箋因艾虎在步下，他不肯騎馬，拉著步行。艾虎不依，務必叫他騎上馬，跟了前去。目送他主僕已遠，自己方扛起包裹，邁開大步，竟奔大路去了。

且說施俊父名施喬，字必昌，曾作過一任知縣，因害目疾失明，告假還鄉。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：頭一個便是兵部尚書金輝，因參襄陽王遭貶在家。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大守邵邦傑。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，卻是情同骨肉。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，自幼兒見過好幾次，雖有聯姻之說，卻未納聘。如今施俊年已長成，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裡，明是托金公看文章，暗暗卻是為結婚姻。

這日施俊來到襄陰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，問著金老爺的家，投遞書信。金老爺即刻請至書房，見施俊品貌軒昂，學問淵博，那一派謙讓和藹，令人羨慕。金公好生歡喜，而且看了來書，已知施喬之意，便問施俊道：「令尊目力可覺好些？不然，如何能寫書信呢？」施俊鞠躬答道：「家嚴止於通徹三光，別樣皆不能視。此言乃家嚴諄囑小姪代筆，望伯父海涵勿曬。」金輝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賢姪的書法是極妙的了。這上面還要叫老拙改正文章，如何當得。學業久已荒疏，拈筆猶如馬口，還講什麼改正。只好賢姪在此用功，閒時談談講講，彼此教正，大家有益罷了。」

說到此處，早見家人稟告：「飯已齊備，請示在那裡擺？」金公道：「在此擺。我同施相公一處用，也好說話。」飲酒之間，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，施俊一一對答如流，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。吃畢飯，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，自己洋洋得意往後面而來。

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